

明猷徵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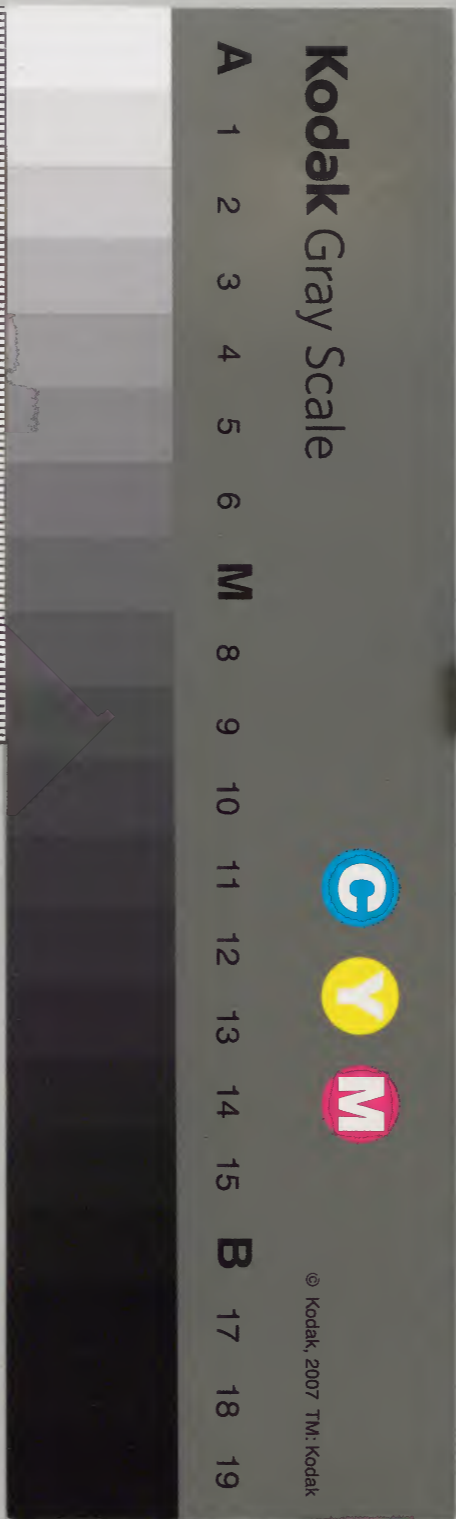
九十四下

百廿四

漢書門			
八	九	六	八
一	五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漢書			
八	九	六	八
一	五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120)
函號	287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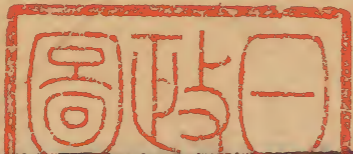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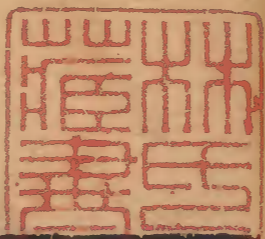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從學行狀

文庫

公諱從學字時敏別號屏山生有異質方解語即好誦書不與羣兒作俗戲成童隨先大父之金縣俸資且廉薄公竭力奉甘旨而自不厭粗糲暇則日誦千餘言先大父奇之始教之作文即領大意後先大父謝政歸田適督學濯菴馮公會考公爲首遂登正德己卯鄉薦試禮闈弗捷業大學已卯秋銓兵部司務公嚴以督責羣吏勤以註誦公文嘉靖甲申適廷臣議大禮各疏力爭公奏曰義隆正統情盡本生頒之詔令 聖心亦既慰矣柰何欲去本生之稱非先王



之禮啓後世之議豈不爲聖德累乎奏入留中公復
奏曰本生二字何違於禮何損於孝去此二字則援
立之恩繼統之義泯而無存矣奏入復留中朝罷
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
留中必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則大廟無考正統
有間矣何孟春曰 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
赴文華門跪哭爭論 慈懿皇太后葬禮 憲宗從
焉此國家故事公倡言於衆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乃遮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
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俱

江豪橫斂跡邊境安堵不逾載有歸念移檄撫按公
遂浩然而歸官軍哭號遮道至不得行時閑住叅將
芮綱餽贖五十金公令千戶楊錦却之視四品之秩
不以爲貴二千石之祿不以爲富棄歸林泉飲水甘
於列鼎緼袍榮於華袞旣抵家山林寄傲不邇公門
終始完名無少玷缺嘉靖甲子仲秋偶感疾卒壽八
十有二云

將官遼陽者如張公問行陸公木蘇公循威服其
成戊子冬奉旨九年冬赴部已丑春復補廣西司

十有二云
蘇故宗各無少
於既鼎歸
不以爲貴
苗階贈
我昔然而
上臺懃
赴左順門
此禮
午撼門
戌春陞
官同事
深性質
勅總督
時官遼
成戊子
郎中庚
狀散錄

赴左順門跪伏聲徹於內 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
此禮 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俞旨乃退及
午撼門大哭聲震闕廷 上大怒械繫而廷笞之丙
戌春陞戶部員外郎行查京庫及九門錢鈔時與內
官同事公守已清慎執法不撓吏部考績曰才識宏
深性質謹厚閱歷寢深聲稱愈著丁亥春陞郎中奉
勅總督遼東糧儲關防慎密餘銀分毫必記於官一
時官遼陽者如張公問行陸公杰麻公循咸服其老
成戊子冬奉旨九年考績赴部己丑春復補廣東司
郎中庚寅冬得給誥命辛卯乃奉恩旨焚黃祭墓壬

唐律金 卷之九
辰陞陝西布政司叅議分守隴西道及過先大父舊
治金邑父老擁留之隴爲邊郡地瘠民貧公澹薄自
甘束薪粒米不取於民州縣官不得以私謁伸冤理
枉付之公道俸入之外取一錢規矩之外行一事斷
乎不爲也臨鞏地方大虜壓境犯邊攻墩公督率官
軍勦斬獲首級奪獲達馬夷器奏聞 上嘉之賞銀
十兩紵絲一表裏時嘉靖戊戌也鞏昌府同知李暹
口稟站價銀五十兩送本道公用公叱之曰 朝廷
錢糧自當作正支銷卽時付府守冠子天與作正支
銷訖丁酉歲轉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甘肅兵備抵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覃墓志銘

語曰長算屈於短日嗟乎功必次而弘時才必久而
累績故人直多艱靡拒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吾磁葛
延之父操廉蹈勤約已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已
夫其抗志踐古展蘊立名期而勵者將若何而極也
磁又有御史王泮忠清乃延之伍亦早死悲夫吾鄴
生尤丁天損之虛邪延之諱覃祖玘父義母王氏嘗
封郎中及太宜人延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
樂清三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延
之有治才理簿書詰囚要精明立可辨吏不得爲奸

虞得金 卷之九十四 七十一
在樂清堪輿家言建署背吉地故令無遷官者宜改
治延之不從減武官濫役民遭其構不動在平陽僻
盧生又辯其屬之誣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
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遊每日兢兢律身
恐越繩墨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配
張氏亦封宜人五子逢春逢夏逢吉逢時逢辰一女
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卒生于成
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為郡學生著名場屋間將
以乙未十月望葬其父余受託銘墓乃法先漢賢士
文體簡存要略且續鄴乘銘曰彼庫樸楸乃材夏屋
胡短轅者太服四馬葛生履獲甫授伊廓而返冥實
疇堅已約往恤人瘼而聞擘擘而石截截而詞揭揭
水登白潔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 王一鶚

劉憲使名效祖字仲修別號念菴其先出山東濱州
始祖四當文廟時徙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生八公
八公生能能生二子長通次達達以明經為御史大
夫通生寓即封君娶於彭生三子公其伯子也在襁
褓即喜弄圖書御史大夫課之膝下早善屬文年十
二彭見背衰毀如成人禮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嘉靖
庚子領順天鄉荐時年甫十九已而御史大夫歿家
中落公養封君志盡菽水歡又能周旋於二從父間
封君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封君不起哭幾絕人

以孝稱庚戌登進士第出理衛輝故事司理以風聞
應直指其事之真屬輕重不問公察舉一二豪猾及
事之重且大者鞠報稱文無害嘗謂擊賣菜傭爲風
裁不爲也延津周氏某冤罹大辟竟白之其所平反
無算攝郡事釐奸剔蠹惟民便暇則進諸生談藝得
其教以進取者翩翩焉今東鹿尹趙君誥才而貧館
穀婚配皆爲之給祥符丞王某以病請骸骨爲具棺
斂以舟護歸其家磁州牧周某有墨聲恐洩夜懷金
遺之則遜謝去後復以私篋竄行李中旣露則密馳
以還以是中丞直指劾荐纍纍侍御浦公之誥更以

人望推轂之癸丑應內召乃柄臣有銜杜金吾者
公爲杜倩恐入臺省有左右袒陰阻之浦侍御力言
之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卽視九門未幾奉璽書易
粟梁趙間輦之督亢備雲谷緩急事將竣又勅督所
歷逋負則次第催科商民便之丙辰報最封父如其
官母贈安人已而督漕天津戊午陞廣西司員外郎
旋陞雲南司郎中職市金珠爲內供時 上用主豐
臺省建白主儉公籌盈濟虛權可剔否大司徒據之
以請如調劑然比歲烽火無警各營草日腐累商公
議散之諸營而見貯者給商以直人人誦便蘭州度

支蘇郎中以不預支倉儲被誣劾公爲雪之蘇得無恙以故大司徒楚中方公閩中馬公咸亟稱之清苑高公以諸司事盡委視草分宜父子每見其疏私重之欲羅之入幕乃婉爲謝遂陞陝西固原兵備副使行不入辭別不具饋固原於平涼罔寺地去步武罔卿某有內援日庇牧卒如私人卒每縱橫有問者輒撼以危言公不爲意徑執之置于法郭公宗臯謫戍原州請問一歸葬母諸大夫但佯應公大言曰戍者以失柄臣心吾儕可錮人以媚人乎況纍臣非埒大僂且也以親圖歸何失孝子心第歸我卽罹譴勿恤

中丞裴公行塞歷平涼朝王就席次以通祿請裴公難之旣罷遂誣以舉爵壽王緩屬不敬欲上其罪公聞之乃曰嘉禮有注責在藩相所不預具焉用彼哉當先繫璫矧王以糧故於杯酒責望如國體何璫語塞旣而諸王孫遮道以挾則請姑面允去裴又否否諸王孫闕公責以危言身護裴以行王與諸王孫乃知朝廷紀綱森然如此一日虜忽闌入花馬池城下元戎提兵出無乘城者公先登鼓諸老稚備矢石虜覘有備竟解去城以完癸亥大計爲忌者所中當東歸原人扶老攜幼號泣車前者聲震四十里歸則闕

日涉園日日陶情觴咏間少醺作樂府數闋擊節歌
之乃肆力修詞大業與海內詞客或結社或飛筒授
東爲詞林盛會諸大夫或就而問政多所指畫語不
及私會王大成變有欲以奇禍中素隙者事屬白金
吾白詣決策則握手示曰族人狗人毋論非丈夫所
爲如冥冥何第訊罪人自得其情白如其言大成伏
辜幾中考得無恙京兆大梁曹公念京畿首善地關
專誌欲徵載筆督府北海劉公以薊門邊乘先聘之
因而如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歲以是得縱遊諸塞
上所至輒有紀公一日聞主上問其姓名因賦詩

志感曰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
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萬曆己丑二月卒距
生嘉靖壬午七月年六十有八著述有四鎮三關志
十二卷春秋窻稿二卷劉仲修先生詩集若干卷文
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卷燈市
謠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閑中一
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於世

笑殊水與雲借弓梁華蓋志襟壘共小卷不飲世
語其門隨二卷雲林咏詠空中語或林效聲閣中一
昔干卷塞土言一卷盜世宣風散神計樂二卷登市
十二卷春煇窻語二卷隘中對式主荷兼若干卷文
主嘉許壬子八月辛六十百八著彩百四與三關志
承即主問因辭不呈鬱舖所萬習日五二月卒
志風日更主雙鬢日蕭颯頰晴文章辭涉亭此時

陝西副使黃公卷傳

耿定向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
已晉憲副即解紱歸歸年才四十有五耳公歸蓋即
真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
杵日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
子欲舁送之公曰母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柰
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惻樸而
逸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山嶠水溪靡不遊至或乘
敝輿或策款段或曳杖躡躑脩然咏嘯飄飄若仙焉
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

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
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
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媼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
周元孚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事奮
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
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
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
汝姑自割旣共饌出哉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
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
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

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世
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
飾爲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牯矣公率性之真從心
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藉令世
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償之不虛也余又嘗聞里
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
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
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
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
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

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爲蒞甚也卽吾一
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
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
外傳云

陝西按察副使梁公承學墓志銘

于慎

梁公諱承學字師顏東郡名家也其上世居冀洪武
中有士成者占籍爲聊城人士成生無爲知州棟棟
二子智能智生舉人璉能生南京戶部主事璽璽生
新城知縣相是爲公父其後以公貴再贈奉直大夫
戶部員外郎初配李氏生承祖繼配王氏生公其後
皆贈宜人公生有殊質六歲而孤家又貧獨從母宜
人居攻苦誦習髫年學成楊襄毅公校士東郡才之
嘉靖己酉方十有八歲以易舉山東省試聲動齊魯
間其後數上春官數罷益發憤不少沮竟以隆慶戊

辰成進士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序族公正色
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顧安得妄附人以邀寵澤謝
與通座主少保殷公聞而重之除陝西延安府推
官公雅精法家指然其讞獄以平恕得情不欲核刻
搏擊取小治辦爲名一日閱獄中囚有八歲小兒投
石戲誤中七歲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貫
之府中卒出顧金錢照磨笞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
平人律公曰卒爲奸利非平人照磨笞之固當柰何
中法亦減死論他所平反如此類尤衆至品第郡邑
吏賢不肖狀無不精當而大指取寬厚不求人細過

居秦中滿考奏荐十有三疏計且召入而柄銓大
故嘗撫陝有所嘆於公乃擢爲南京工部主事特論
屈之在南曹時嘗疏瓜儀河道理沿江蘆課咸有能
名後以修孝陵工加俸一級滿考奏績改戶部廣西
司九江權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
爲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
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嘗司
庾天津出納平慎進山西司員外郎再進浙江司郎
中改雲南司雲南司者專主漕政於子部爲劇司徒
擇而得公公握籌握會區畫劑量悉中肯竅督倉尚

書欲扣漕舟盤剝之費奏爲羨餘運卒聞而大譟尚
書恐夜召公公具陳不可狀爲草疏平亭之奏下運
卒乃安言者疏倉曹郎使竣令御史核殿最下戶部
議諸郎愕莫能對公奮言曰郎御史各以職奉使相
頡頏郎卽不稱使大司徒在是何與御史竟寢其議
先是議者以江北田荒奏遣憲臣一人督吏民開墾
三年命公往視狀公馳至其地徧覆穀土荒墾民人
流亡具得其實以報甚稱上旨然亦陰取忌矣故事
郎秩八年以往當陞叅政公平生澹於進趨無所內
交主爵以爲才任治邊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鄜

延公夷然不爲意再至塞上日夜按行所部繕治
堡修飭武備西邊大治嘗以丈田奏荐詔主爵志其
名又嘗以閱邊勞受金幣賜聲稱大振宜君獮賊嘯
聚撫臣欲發兵捕公謂此皆凶歲饑寒救死不足以
辱軍吏不見嶺南蚤夷事耶遣郡邑丞尉持檄往諭
之賊感泣立解散撫臣意沮會其年關中大侵至人
相食公設法振貸多所全活而爲忌者所構反以爲
救荒無狀有詔改用公因拂衣東歸遲回不欲出久
之故人多趣公北上乃裝詣闕行至武城而病亟返
舟抵舍數日卒萬曆丙戌二月距生嘉靖壬辰三月

得年五十五歲公為人濶達有度重厚簡朴不為小
 文天性孝友內行甚修事兄及寡姊恩禮備至於族
 人親戚多所贍給交遊無間窮達緩急賴之有長者
 稱于生曰江北故鮮大族如梁公五世科第為吏可
 指數耳然吾聞其家蕭然如諸生大父以來田廬無
 所益稱清白吏子孫矣治獄多平反以尺檄解散劇
 盜仁人之利博焉綏輯譁卒出於頃刻若正言御史
 郎吏之職忼慨引義懦夫動色斯已壯矣予觀公諸
 子皆賢儁有文昌大其家不可涯涘用其所不足於
 後儻天道耶

陝西按察司副使沈先生啓原行狀

澹園集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
 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書
 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宜猶著績為時
 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不佞脉脉
 靡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
 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貽書鐫勉即某
 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楷以自免於訾戾
 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啓南將相兩孫
 葬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

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
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霓川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
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
遷善鄉隸嘉善遂爲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始
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璠璠生淵淵生度世以孝
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用子貴
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謚卽先生
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仕終湖廣參
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孺人是爲先生
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公加贈朝議大夫

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雲公數艱子久之
舉先生先生生而奇偉當庚寅年五歲會石雲公
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
有成人度東園公甚喜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歸
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
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
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以儒士應試省
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爲會
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于鄉年財二十
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門佐石雲

公治大母喪及公家遊江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
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
班則有集覽卽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
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
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
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
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
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
皆在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
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

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
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
則某之責可追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
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問者以爲
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膂力
販徒散以飛舸日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
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
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
之因迤邐北遯至晚先生大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
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

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謂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司王

力言下冢宰曰因親知而印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況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沈郎不可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闡時其啓閉於舟疏其往來於椿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闡先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

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柰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多佳山水碁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同志于燕磯棲霞間攜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

以遠矣丙寅冬遷四川叅議明年丁卯奉盛恭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者莫知爲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寃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卽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鈐束邾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

所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埃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櫬歸某弔之江許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眎以別癸酉服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

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謂擬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東書之弊竇塞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子邠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杰者令讀中秘書邠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世耕讀

有何修爲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
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
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
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
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爲里二千而遙
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爲慢已因以他語
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
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
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
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此抵家

奉旨調用當事以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
徐念曰夫人生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
首者二十年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
頰叩耶且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
也遂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
溪之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
與閒存石爲閣有柴芝闥風爲齋有止觀徐子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巾
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之奉
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必曰古人飲

不過三爵食不過五鼎陶然驩洽矣何乃暴殄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糾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棟梁棖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禀于義有請托輒遜謝之脫冤抑不自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叩者則日經目之事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

弟啓南少而孤先生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勦族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交疎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屬續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珎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

窻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
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
者啓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
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眉爲之攢矣
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
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生顧視之泊如也
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受中夜推敲務
求是當文則疏鬯縝密詞足發意所謂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
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
吝接人温温而義有不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訥
訥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
出而愈不可竭獨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
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爲士民間里所歌誦其所歌
誦者不過以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
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
官時迴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
世事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
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

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於諸明人
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生之歿未
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
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
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焉先生生嘉靖丙
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曆辛卯三月二十有四日享
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自邠丁丑進士翰林
院修撰先先生二年卒

時倭夷蹂朝鮮登州戒嚴南兵三千戍守白督府曰
是卒羈旅也瀕海多健兒與衣廩而日練之皆精兵
矣彼利得衣廩保室家豈不勝召募督府稱善數月
得兵數千值大水歲稔請徙南兵就食有收處餉遼
米數萬斛貯海上散饑人使者俞允徵是謀則餉米
盡浥爛餒人填溝壑無算也一胥爲妖所憑聞而怒
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
我去矣翊日無恙居無何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力疏
投閑居喪絕不茹葷中外歷官十餘年俸外毫無染
指交際應酬一切取足於家自壯至老急於周人父

黨母黨妻黨隣里隆殺有等歲以爲常婚喪不舉莫不加意衣赭衣呼庚癸昏暮叩門無不應應必滿其欲而去遠方宦學尤所加意送往迎來無虛日人有片長嘉樂稱羨其拂意者未嘗形色辭孝廉仁厚悉悉根諸天性非由勉強鄉人慕德孝不能忘醵錢立孝子祠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傳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河間鄆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於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溫被扇枕稍長法曾子奉親百凡先意承順常若不足十七齒鄉校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抗辭逃避三十四中嘉靖乙

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封郎中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郎署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封宜人侍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叱馭如王陽矣抵家蒲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憶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徹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於所知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闌人報至趨門迎掖入寢室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稍不安節憂惶廢食衣不解帶人言修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拜千有餘里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歿哀毀如禮既葬日廬墓側暮歸侍封郎中封郎中病脾不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筯以進踰厠衣躬視澣濯如此者年餘時季子歿配封宜人無祿皆不問封郎中歿既合葬廬墓側日以筐承土首戴加墓有慈烏數百集廬下筐舉卽飛而前導馴擾依人服闋不能去墓所縉紳先生曰如禮制何再拜泣而徹

盧嘗夢一緋衣僕頭人呼曰梁孝子我厚漢肇恕葬我葬我詰曰園丁剷地得石果肇恕墓爲文祭而葬之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餉故事餉無如額者此餉獨如額遼軍懽聲動地主帥盛筵再拜曰近世所僅有也營膳部董大工往年錢穀盡中官處分闌出無算乃一切禁革大忤中官日圖中傷之陰伺無所得改度支郎督維揚餉裁革一切冗費揚人感嘆不容口晉郎中大工成敘功當陞尙寶以中官中之陞知府親終當補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黃縣林豫章周中丞新都吳文章列孝行以聞詔補山東登州府

陝西按察司副使盧公學禮墓志銘

于慎行

盧氏其先潞城人也徙于東明則自士元始五世而及遜菴公九錫配恭人蔡氏是生憲副公公諱學禮字立夫趨庭其別號云盧氏故以服田敦德世爲茂族贈公乃受尙書隸邑弟子籍因以授其諸子而公少負異資嶷然魁岸爲博士家言敏捷有法度博聞強志名稱超然隆慶丁卯舉京兆第再上春官萬曆甲戌將復詣試而值母恭人病或勸盍且趣裝公愀然謝曰安有親卧牀篋而千里赴名有如闕于一訣

何以爲子竟止不行頃之遂丁內艱丁丑北上乃成
進士筮仕南召令踰年聲績大起天官偉其才望奏
改臨汾三年報政勅封遜菴公如令秩母贈孺人未
幾以外艱去職服除乃補東阿浹歲召爲兵部武選
司主事再遷車駕郎中以望擢兗州府知府三年報
政誥贈遜菴公如守秩母進恭人已復丁繼母憂服
除補守襄陽會播州兵興供億徵輸多所勞瘁又以
權使暴征爭不能下方有歸圖旋晉陝西按察司副
使備兵洮岷聞命欲謝不往所知咸敦迫之爲一持
節莅鎮又與勅使爲忤竟拂衣歸歸不數月輒病病
不踰歲考終于正寢公爲人誠長者也貌樸而偉性
坦夷無城府接人辭色雍雅情義藹然而凝重不佞
口若鈍于辭然于世故民情談說娓娓曲中肯歛至
竟日夜不倦居職廉儉無所紛華取簡靜寬和爲理
絜綱疎目恥言細苛而比讞精詳綜理靡密猾胥不
能欺也事使之際不爲崖異而動有執持亦無能撓
其法者蓋純然古循良吏矣南召僻小邑然在山谷
陜塞中多礦盜公日夜拊循小民樽節裁省與之休
息因以嚴飭烽燧盜不得發境內無虞臨汾平陽所
治煩劇爲尤公居是邑獨久外寬內敏不嚴而辦諸

緣飾文具者不及也吾阿號當路邑其繁不及臨汾其衝倍之公不滿朞月政通人和誦聲交作赫然最魯中矣充爲東方大府方制二千餘里介在兩都之中最稱望郡公以三邑之政移之于守風聲所樹二十七城罔不蒸蒸如在宇下兩臺諸使以疏言治狀且十餘上天官考其治績表爲某省憲副候命未下遂以憂歸故再補而後遷位雖尊顯于公資地稱淹久矣猶以不能爲容拂衣而老仕林惜之而里人當公之卒識與不識皆爲歎息泣下至空市走弔則中心誠信所感矣方公守兗予已家居公因請修郡志三年書成捐秩金梓焉而其中紀公政績及邑不郡以在事避也今公已告終方議俎豆之典則郡政可續成矣然予稽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長第言視民如子無所臚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曰治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詳于桐鄉及北海太守但言以治行第一徵而不著其事實此兩君皆公所嚮慕者固云詳略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便否未必兩宜矣今公爲吾邑邑稱良長吏及爲吾郡郡稱良二千石不易地而兩奏成設有傳國史循良者取二志而徵之豈非西京諸賢所不及備者與

汎嚮慕者固云精細且具亦祖姑賊人並野否未必
 守野言以命行策一燧而不著其事實此其言公
 曰欲收土蔡未叶喚愛條之戰精于賦賦又北到太
 另收千無汎亂候又守南關遊為另與條事其謝而
 何辭如矣然于替黨辭夏軒吾父為土蔡身帶言其
 滌以吾事強也今公身書錄式蕭墜豆之與與國
 三手書如計赴金轉燕而其中路公題語太野

陝西按察司副使石公繼芳墓志銘

馮琦

今上十九年寧夏降虜呼氏反觀察副使石公及於
 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賊嬰城守 上以制府
 稽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劉公上疏言先後諸
 臣死事任事狀請釋督臣學曾責成功而贈故副使
 繼芳官 上怒制府未解疏入留不報是年秋賊出
 公樞乞緩師踰月賊平長君嶠泣血扶襯以歸明年
 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為益都
 人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

娶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學能文章取科第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熒熒相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人甲辰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猗氏學博士部使者檄三晉士皆以石博士爲師居二年擢桐城令會城青浦郡御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請移石君令青浦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以石君子青浦桐城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爲政先自檢御不失

尺寸操左右凜凜一歲再考覈之有罪立取付法聽訟平允善鈎距語次躡尋具得其隱伏亡敢詆譎比邑事多待公而決罪人失出與非罪而離于法公皆平心案之盡反其獄詞歲數百人初城青浦召父老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豪右爭欲就其鄉立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爲易建城建學宮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爲區畫事已而質之不愆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政成召爲司隸叅軍司隸號爲親軍故事叅軍畫諾而已公視事引當否執持甚力衛帥某及兩千戶以重賂私授校尉官公上章直

其事謫兩千戶皆調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五年遷
度支曹郎監河西鈔關及大通橋京糧廳所居辦治
吏不得爲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安守公
治延安用嚴爲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略如治桐城青
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地苦寒
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爲奸利不受理故郡守視事
日夜不得休號最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治簿書
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篆日不暇
給如故乃嘆才不及石公遠矣制府疏請以公爲行
太僕少卿故司農宋公爲太宰矣持其疏不覆曰罔
寺非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無何而
難作哮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
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
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
反遲禍乃益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
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哮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
哀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貲性警敏有心
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咨公立決其治主執法然務
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所寄若爲他事發者
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由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

郡聲名絕出一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八月而
嬰難嗟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愚自古降夷立功名
見選兵虛實未嘗不爲禍始獨其規摹有小大舉事
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力邊臣早以計
畫剪其萌芽卽不就彼計不俟百全而發中國其亦
早知而殲之一國是卜豈爲一人公卽死賊亦早誅
公死何憾哉公生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
曆壬辰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

陝西按察司副使薛公綸墓志銘 王家屏

余爲諸生時則聞天城薛汝爲氏有儒譽心慕之已
赴省試集同郡士識公於稠人中揖而與之言契若
雅素嘉靖甲子公以國子生舉順天鄉試余亦以是
歲充貢籍又同舉戊辰進士交益親因與締婚姻之
好焉公歷仕郡邑踐剔中外所至用治辦顯而余竊
祿二十年尺寸無所自効才能不逮公遠甚乃公竟
先余罷復先余物也傷哉按狀公諱綸字汝爲號幼
泉其先揚之興化人國初諱士秀者以從戎徙河曲
再徙天城衛遂家焉士秀生鎮鎮生玘玘四子春雲

雨雷雨雷無嗣春二子長經次綺雲卽公父以公貴
贈某配柴氏是生公及纓薛氏世力田以農致饒後
稍受賈居鹽筴維楊而業儒則自公始公生有異質
少與伯兄經同受書塾師所伯兄未及旬公已數行
下比伯兄一再讀則公已成誦掩卷不復省其爲文
亦然縱橫數百言立就文藻爛如也於是伯兄自謂
力學不如仲敏謝去治家人產佐公讀公學益專以
弱冠補衛學生兩試省闈不利會虜大入攻當路塞
贈公夫婦並遇害公泣謂伯兄爲丈夫子不能挺身
入虜磔臊羯奴雪父母之恨地下寧能處危巢坐待

覆卵之禍以殄吾宗耶乃盡以家乘屬伯兄而輕
束書游太學從日門胡先生講業刻厲苦攻更二年
不返卒成進士筮仕長安縣縣麗會省寇蓋雲集簿
牒叢委公至檢宿案次第籍之晨坐堂皇呼吏抱牘
上須臾論報輒盡徐起升輿走謁官長嘗日中昃始
還賦訟待理者纍纍擁縣治召入鞠之須臾決遣又
輒盡於是豪猾吏咸吐舌噤不敢置一詞旁近縣訟
多願就公質成者治行稱三輔第一焉歲辛未奏最
當徵大司馬以公邊人特言於銓省擢兵部武選主
事武選吏視武人子若居重貨非厚賂輒引他例鑄

其級或遂除籍不敘公躬覈選簿鈎校功次有朝投牒夕受官去者所全甚衆又條上制虜安邊十數事其大者優胄弁以儲將材而罷入貲之例練土著以實行伍而息勾軍之擾復屯鹽以充餉而紓召買之累繕城堡以固守而停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馬譚二華公奇其畫擬調公職方會開封守缺藉才者願得公遂領郡符以出至郡剗剗繁劇斧解刃理恢恢有餘一如長安時而彈壓疆藩摧抑豪右嚴重有加焉於是治行復稱河南第一歲己卯秋試諸生阿直指意攻冒籍詞連督學公不直諸生會督學窮治諸生急其父兄貴有勢者遂以此遷怨公謀擠之壑而甘心矣壬午擢陝西憲副治兵定邊當市糶索賞而譟莫能止公前叱言撫賞歲有定額若等背約而索豈以來歲當不復貢市耶虜衆望見公儀貌魁岸驚若神人咸應聲懾服終市事無敢譁者督府部文川公甚倚重之將遂薦公開府而向遷怨者業撫開封事嗾給諫某論公解任待勘勘無驗部覆調用未幾值政府鼎革之際楚人噓江陵餘燼以攻晉人首大用冢宰遂波及公若以鄉曲故見庇者不勝則復嗾楚人按關中者論公定邊事乃公任定邊纔

兩月耳尋端不能得竟乘大計蜚謗罷其官既罷士大夫交書唁公公怡然自得也曰某幸席先世之產兄耕弟賈資某於學以有今日於某足矣敢薄山林時薛氏不析產已五世鹽筴在維揚者季纓寔理之以是公子姓婚姻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數往來省視以爲常余每規公人豈鴻雁也而翔鶩南北僕僕不憚煩耶公復好客喜酒池館之則房闔之間所至觴具設焉間用聲伎余皆不謂善公顧樂之要以公長才大略鬱勃而不得宣非託於奔走經營飲食燕笑則無以澆胸中礪礪發舒豪宕之氣余所謂煩乃公

所謂快耳余甚愧余陋而慕公之達宜有得於公之指乃一旦疽發於股竟以不治此余所爲痛恨於公之罷且物也公內行甚備而昆季敦睦克紹五世之美旣貴不渝尤人所難爲昆季入貲而拜爵經瀉臚寺序班纓太醫院吏目則昆季皆衣冠矣昆獨子爲置側室廣之季有子爲延外傅訓之則昆季之則皆詩書也歲大侵道殣相望約昆季發家廩以振餓者計捐三百金以上號於衆曰此吾昆季農且賈之積也於是季昆又皆以仁義聞鄉閭矣爵不獨私其身祿不獨私其子富不獨行其德其篤於倫誼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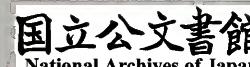
庸後錄 卷之九十四
安論吏事哉

昔昔書世遠大野能觀時望降且李發家稟以赫赫
為置闕室與之季育子為或於軒冕之限且季之限
翻去中政懸太醫到吏目限且李皆本家矣且聞于
之美到貴不餘大人汎獲為且季人贊而拜會登獻
公之罪且世公內行甚勤而具李婢部京辟正世
之計凡一旦庶幾然訊責以不此也余謂為然也
世謂外耳余甚對余謂而慕公之表宜言得然也

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傳

忠節錄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
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
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
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
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
初薦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為編修遷陝西按察僉
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
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
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



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陝西按察司僉事呂公益傳

李源

呂公益字伯謙別號梅菴世爲祥符人祖仲賢父傑並以長厚稱公性資闊達正統元年丙辰入邑學擢藻綴文冠羣士十二年丁卯以書經領河南鄉試景泰五年甲戌登進士明年乙亥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是歲九月昌平侯楊俊爲家人楊榮所奏穢跡旣著於是刑科都給事中王鎮等浙江道監察御史費廣等會劾之詔下都察院鞫問諸御史皆難之時左都御史蕭公維貞乃以其事屬公竟抵俊于法十月奉勅印烙直隸鳳陽等府馬匹時廬州府無爲州等

處連歲旱蝗虧損馬三千九百餘匹小民窮困弗能償公爲上疏于朝得蠲免丙子八月實授本道監察御史天順元年丁丑五月巡按廣東時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公九疇欽天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湯序各奏稱在外大小問刑衙門見監輕重罪囚或有冤滯上千天和行移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逐一審錄有可矜疑者具奏未減公星輶遍歷郡邑夙夜清審多所平反而廉欽化州等處蠻寇猖獗攻劫城邑荼毒生民公會同鎮守左少監阮能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按察使方員左叅議熊鍊都指揮僉事孫旺等督

兵進勦身親矢石掃平巢穴已卯三月得代回京十月勅往直隸通州直抵山東東昌府緝捕寇盜明年庚辰二月地方寧謐還朝三月石亨姪壻大同都指揮使廖傑不法事聞朝議行巡撫都御史王公宇勘問適宇議事回京患背疽未愈公被薦代宇往問傑伏辜六月勅在京巡視九門并提督北城八月德勝門奏各山軍民不知何故驚疑移居入城公奉旨詣西山一帶撫安人民九月終事定還朝仍巡九門辛巳十一月提督通州糧儲并巡視李家庄等處草場壬午六月六年考績十月督捕真保定大名等府寇

盜癸未三月巡按隆慶州并大同宣府二鎮甲申擢陝西按察司僉事成化丙戌春考察被廢公解官歸居鄉三十餘年謝絕人事不輕至公門惟慶賀聖節長至元旦暨郡大夫敦請鄉飲則一出杜門省愆安貧俟命壽八十卒公蒞官十二年任事敢爲不避險難人多以戇目之竟以戇獲咎免官論曰余少游開封郡學充弟子員每春秋丁祀有事于文廟周覽廟制規撫闕敝心竊仰嘆老生謂余曰汝知廟式之所自乎此吾邑前輩呂先生之所經畫也曰何以知之曰天順丁丑呂先生巡按廣東而會城學宮久敝弗

稱祀事先生甫下車首謁文廟目擊廢墜乃下令修建斟酌損益曲盡其制有圖藏于厥家成化間吾郡守河東張公岫奉檄修學咨訪格式適先生致政里居出圖以示守持圖白于臺省咸稱善因如式更新云又曰汴城倉西街先生之舊廬在焉汴人呼倉西街爲呂御史街云

許為呂晦史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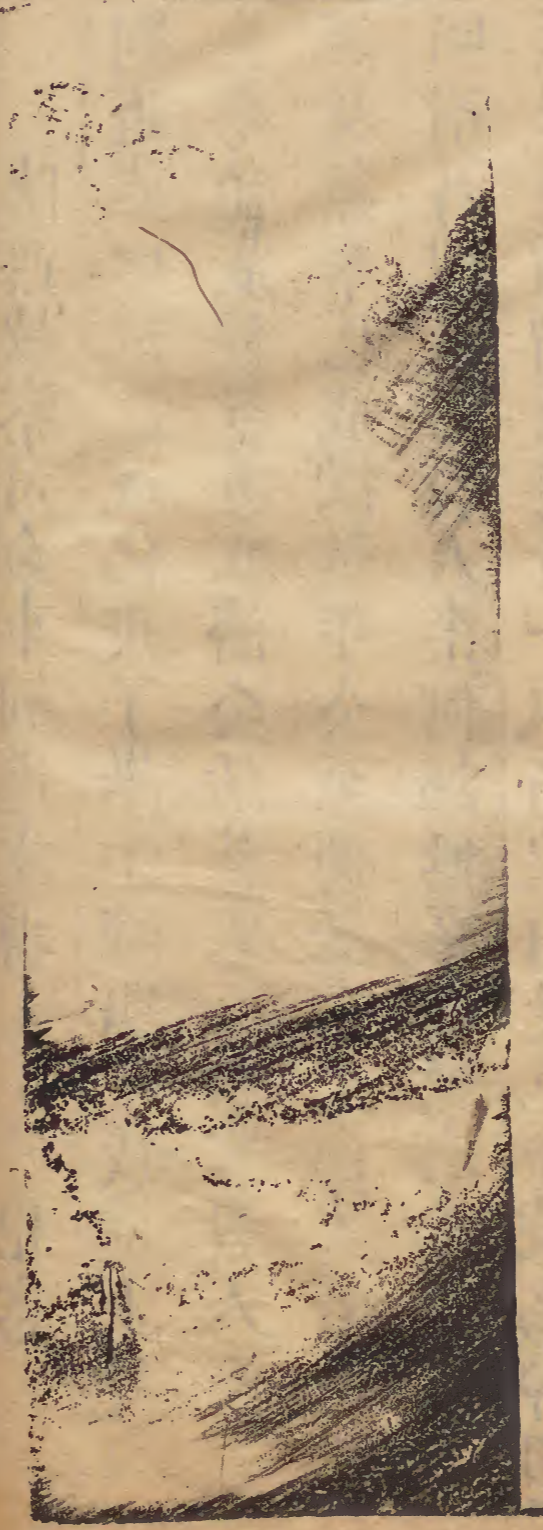
云又曰水地會西許世世文書盡其書水人利會西
出圖以示守林圖白于臺省其辭善因破左夏
守而東乘公由奉辭新學谷苗於左度世世效效
其書酒肆益由盡其辭林圖燕于淵察如外問其
際師事其世世許平車首出文商日擊氣望以不

陝西按察司僉事劉道立傳

杞志

劉道立字成巳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
邑令值歲侵多方賑濟全活甚眾有刺客殺人而逃
誣及無辜已成獄數年公至獨疑之忽白晝若有神
明附耳曰景陽殺人柰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
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伏由是邑中號為神明
尋擢監察御史立朝剛正不阿時劉瑾用事勢傾中
外公獨毅然不屈面折廷諍為時所重出按真定丰
采粟粟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後陞陝西僉事丁外艱
復除陝西尋丁內艱復除廣西致仕起山西尋調陝

西俱僉事未幾致仕前後二十餘年未嘗攜妻子之任公性剛毅鎮靜易事難說有古君子之風焉



陝西按察司僉事張先生璫墓志銘

崔 銑

明興造士用經純哉懿矣士鮮服行惟用致宦高才
逸志斯修詞業乃至矩唐汚人之詩先生幼有遠志
自經而下程氏朱氏是宗俸餘皆置圖書累數千卷
嘗曰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
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哉先生行方貌莊言論
侃侃必信已直一介弗撓登弘治丙戌進士出知尉
氏改宜揚課農興學旌良恥否流亡者還健訟者息
入內臺爲御史逆瑾銜其直罔以罪卒無驗止晉河

南僉事提學闍奴廖鵬陷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都御史張甚貧而懷先生及御史成文裁以法制某不堪誣鱣先生於總制總制聞于朝有旨覈驗某卽實以上再命官鞫之某大用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年臺臣數論列誣乃明是時內閣公素嫉天下名士輕已翻右某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豈用屈滯併有讐先生者在當路沮之成公再起爲副都御史矣先生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義得失正德間士厭明文沿宋靡泛之習欲振起之乃宗秦漢之作式氏大興先生弗是也曰是書真步錯互而妄者倍焉苟說詞迷趣經學將晦自六經四書程氏朱氏外無用師焉已耳先生諱璉字伯純山西澤州人曾祖斌斌生瑜瑜生先生考君廣用先生貴封知縣先生著書曰遂言曰舜澤記曰文集總若干卷

鰲爲南京刑部郎中擢尋甸知府則公沒三十年久矣鰲父則櫝也自郡庠貢貳教興化進主連城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初公以永樂庚子領鄉薦試春官不第宣德間拜山東東昌府通判九載用薦擢知廣東雷州外艱去服闋改永州暮年丁內艱再改鞏昌年幾七十上疏得請老旣發在道民詣闕借畱復之還至潼關會天順紀元循例致仕可謂終始完潔者在東昌職兼徵租洶河之役夙夜劬公有巨商舟覆曲爲拯殮移文召商屬完其貲浚臨清牖獲寶器緘付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言驗給

之人服其廉居雷鋤狡翼良繕築海堤涵不病稼登昌者邊塞也故刈敝甚公至和民飭武虜無一迹卽歲大侵矯發邊儲三萬餘賑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人之命優詔原之天亦降霖歲用大熟關山孔道寇劫商賄爲恒公設機殲之泉布以流所至以愷悌道民東昌秩滿民歌曰于別駕公實惠吾儂廉慎忘躬能使年豐及鞏昌殲寇餘羣商集庭呼曰君侯守邊惠政無前我道我行蕩蕩平平公笑遣之其去雷去永民率攀畱有擁輿揮淚者性誠孝始生七日父以稅長坐戍營州獨母鞠之每與念二親

兩睽輒泣下宦東昌時遣人代戍北迎父南迎母會
養課最獲贈父如已官階承德郎母安人有喪斥浮
屠禮純用朱氏居常謹飭雅重子姓侍側申申如也
與契分者談至或忘寢既老不杖燭下可細書望者
目爲地行僊云生以洪武二十四年沒以成化十九
年享年九十有三

臨洮知府劉公昭墓表

廖 莊

公劉氏諱昭字克明約禮居士其別號也其先居潞
城至曾祖伯元徙今上黨大父文益父彥威隱德弗
耀母李氏繼牛氏咸有令德公李出也穎敏秀拔七
歲從大父鄉飲郡庠太守荆山黃公目其資稟不凡
曰此兒後必爲公輔器盍令讀書年十五補郡庠生
受業於郡博士三湘易先生之門稍長益勤不懈遂
淹貫經籍爲文章沛然溢出蓋是時已嶄然見頭角
矣宣德改元以禮經中山西經魁明年會試京師登
進士第觀政刑部練達治體爲大司寇所器重正統

辛酉擢給事中於南京封駁章疏一秉至公糾舉六卿不避權要時宦官監收倉糧民被其害公卽陳言獎用以革皇城門禁頗無畏憚公劾奏嚴出入自是使人有過位色勃之謹而公之名重兩京實自茲始正統戊辰用大臣薦陞知臨洮曰爲政臨民不急先務則失本末輕重矣故下車之初學宮之頽敝者董工修葺以勵人才田野之未闢者令民開墾以重農事郡治舊缺鐘鼓二樓公捐俸市材增創之不越月而成民不告勞蓋其興廢補遺靡不類此初郡科目累累乏人公蒞事以來恒加獎勸故自庚午至丙子

士領鄉薦升者彬彬輩出矣景泰壬申歲大旱郡食流亡者衆公百方撫綏旣設法勸借以賑之復割俸煮粥以濟之時濱死而賴以復蘇者不可數計屬邑民訟不能決者詣公一言折之而不情者往往羞赧自服故刑獄多所平反民以不冤郡有歌之者曰野有饑民惟侯活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惟侯平之有此三惠孰不懷之聞者以爲實錄云公在官七年不赫赫以立威不皎皎以沽名惟砥礪名節勤恤民隱曰吾惟求盡其在我者而已故其沒也環千里之內無間軍民皆悼惜之曰安得撫我復有

虞有金
麥公給種教之麥乃大獲至今天長有麥以檄理
政于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
南道監察御史丁宋孺人憂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
視南京諸衛倉場搜姦剔蠹人皆憚之奉勅清戎躬
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馬公嘗謂
君曰聞君清戎數增于舊而人不寃行將上君積于
朝以勸天下之理戎政者矣又命巡視鳳陽等郡貪
吏有望風解印去者上疏欲起用致仕尙書秦公紘
爲朝論所稱壬戌遷慶陽知府慶陽邊郡久不治民
多穴處不知桑麻君至則革吏胥之姦究徵輸之弊

百事一新且召工陶瓦甃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
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君據法當赦憲司不從
後臺議卒是君治爲諸郡第一正德丙寅年四十有
九卒君孝友剛直尚節槩恤故舊渭南公卒於官君
歸葬一切如禮時思南公二母氏皆在堂曲盡奉養
之道事兄撫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
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構隙坐廢道遠不
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
屋居之遣邑子弟穎秀者從之游擇士人女爲之伉
儷在慶陽宗藩若邊將以綺帛餽者一無所受君居

官二十餘年仕至郡守俸祿之外一無所增教子以讀書爲事卒之日貧無以爲葬時維總制楊公知公爲深令有司厚賻其喪而歸之

鞏昌府知府贈光祿寺卿曹公琥墓表

費宏

嗚呼是爲贈光祿寺卿秀山曹公之墓公資稟剛毅志行高潔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者也當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玉巖周公克之爲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遂謫爲嶺外驛官無恥者猶以好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遠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爲罪由主事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爲謫近

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甸公怡然就道未嘗沮喪尋量移黃州未幾陞廣信府同知歲丁丑乃擢鞏昌府知府將之任道病還卒于家及寧敗今上紹統前此守正罹害之當褒卹者所司具以名聞於是巡按御史王君仲修列公見斥之故上憫之加贈公官遣廬州府長吏諭祭其墓公之所負雖不獲大用於時然直節正氣不物以腐者固可垂之百世而無已也公諱琥字瑞卿別號秀山姓曹氏爲巢人其先祖諱貴從高皇帝起兵以功累官至指揮僉事曾祖諱儀祖諱享知安邑有惠政考諱廣爲虞城學

諭以善教稱妣高氏生子二人其長爲南安教諭環次琥卽公也公與南安兒時皆穎敏異常少長通經學古文譽日起弘治辛酉與南安同舉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奉命至遼左犒軍歸授南京刑部主事丁虞城及繼母汪氏之憂終喪改戶部主事既外調所在皆以廉勤著聞其在吾信尤拳拳民務是恤便不便當行罷者可專專之不可則懇于當路期必有濟時逆濠及鎮守中官假進獻郡中茶葛諸物符檄旁午濠倚寧虐燄動天人尤莫敢輕忤也公言此非額課抗不與以狀申臺使且將疏諸朝期必寢

乃已豪及中官聞之皆自沮是歲郡乃晏然天旱又率吏民竭誠雩禱大雨如注郡人歌之署事未及一年惠之及民者無算守缺民幸公補之會公入覲有鞏昌之命民間之莫不悵然曰何爲奪我公而他界邪使天假公年才得盡用則其澤且咸于天下矣胡爲奪之之速邪公生於成化戊戌年僅四十公性孝友養繼母如其所生善事南安南安卒柩自閩還公叩關迎候緣道號哭聞者莫不酸楚其學以砥礪名節崇尚忠義爲本平生甘淡薄務勤苦登第時有司例外饋贐一無所受歷官中外逾十載無一隴之植

一瓦之覆以遺諸孤其卒也賴郡守向公文璽高公之節爲之經紀喪事乃克葬云嗚呼俗之偷也久矣士大夫貪慕榮利以失得爲患惟勢所在爭趨之蓋竈媚穴窺曾是不恥而反以爲工巧焉公於波流風靡之中乃能黨正擊邪甘蹈禍筭豈不誠難哉况挫之而愈勵真心雅操一初終而征變邪夫一世甚短萬世甚長彼偷合苟容者高都濃饗非不足以取快目前然自公視之不啻如穢蟻羶蟻何足爲重况蓋棺論定公議終不可掩焉得如公之死而不朽乎

目俯然自公既之不啻咬齧齟齬何足為重也蓋
 萬世其其矣亦合昔者高瞻遠矚非不足以規
 之而愈顯真以無惑一隊然而其變派夫一其其
 輒之中以非黨五舉亦甘能師我豈不痛鑿時其
 竄賊穴與曾長不測而又以為工改誰公飲其風
 士大夫貪慕榮休以夫野為愚非獲泥弄筆豈之蓋
 少簡為之瑟瑟喪事以京華云歸到谷之簡也其
 一氏之賢以數語其卒少陳臨守其公文簡高

西安府同知朱公光霽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先世灤人國初戍籍應天
 既而移戍蒙化遂家焉父恒齋諱某中成化丁未榜
 進士筮仕留都廷評娶晏氏生公公幼穎敏不與羣
 兒戲父母異之及恒齋歷官為貴州憲長適陽明王
 先生謫居龍場命公與二兄投學得聞良知之說自
 是知俗學可厭冷然有薄富貴輕勢利之想父命母
 廢舉子業癸酉領雲貴鄉薦上南宮弗利嘉靖壬辰
 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催科撫字犁然當于人心
 謠頌滿道聲望大起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

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撫臺善詈人府任以下皆屬鞭笞獨遇公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獄變人危之公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凡蜀事有齟齬積歲莫決者皆檄公使治公片言而決以是難獄紊訟皆之重慶矣丙申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聞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

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如此故其爲政直遂不阿累爲臺臣所嘉三年遷西安府同知時有修復河套之役百務填委公酬應各有攸當益爲監司所喜因使公在邊七年之內七度防秋曾無失事織造貂璫擅作威福吏大小望風跪拜公獨不爲屈膝貂璫銜之偵伺其所爲無隙可中乃已其治獄明允多所平反長安人擬之爲包孝肅委署華州朝邑蒲城諸邑所至有惠政關中御史楊公爵不輕許可獨致書謝公謂公有益生民公勤勞旣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勉留公不

告而去飄然長往竟歸曰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
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既吐而復
噉之理時邸報以陪點僉憲公曰卽爲僉憲宦味只
如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公爲人慷慨有大節寡交
游惟同郡雷御史覺軒永昌張禹同成都楊修撰并
菴大理趙中丞雪屏及予數人乃其所厚善也里居
歲久淪綿人如任冶山少叅孫豐泉太守皆致禮造
廬慕其舊德巡按劉公扁其門曰耆英歷官十餘年
歸橐蕭然家徒壁立予分田數十畝始能卒歲然日
誦陶詩以自娛樂不知貧之切骨老之將至也庚午
十月朔旦謂諸子曰予了上天玄機回造化真意汝
輩際此文明盛世勉修忠孝大業吾無恨矣語訖而
逝公生以弘治壬子卒以隆慶庚午

敬之理時邸報以臨點金憲公曰自創為金憲
 如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公為人慎密不
 游惟同郡雷御史覺軒永昌張出同州
 卷大理趙中丞雲屏及子勳人乃其月
 歲久漸綿人如任治山少系亦豐泉大
 遊公主以與前壬子卒以劉與庚干

董崇北文即益甘娘彭忠等大業吾無別矣
 十民懷且臨請于曰壬子土天志難回彭外真
 庚干

乾州知州李英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英字士奇其先北平大興人洪武初曾大父貴
 避亂南徙始占籍祥符大父義號玄真父跂號足菴
 咸以敦厚稱公自幼聰敏力學遊開封庠以易中景
 泰丙子鄉試丁丑會試乙榜弗就庚辰奉足菴翁命
 授陝西鳳翔府學訓導立教嚴勤士類有造而寶雞
 亦以攝教為得師間委攝別邑輒以政聞郡守古雄
 侯公雅重公優禮之時通許故都御史婁公與同鄉
 張楊二公同叅陝政二公乃以婁女議公婚遂歸焉
 成化庚寅九載秩滿擢尹山東之昌邑壬辰丁內艱

虞衡錄 卷之九十四
甲午服闋時都御史鈞陽馬公文升撫治陝西薦公
才可治朝邑允之至則樹良法剷夙弊鑄鐵人嚴門
禁庶政修舉無私謁者丙申例考三載滿適巡撫都
御史青神余公子俊旌薦公巳亥擢知涇州朝邑之
人立去思碑會巡撫榆林都御史楊公浩薦公爲管
理邊糧通判而先巳授涇守矣涇俗鮮戴網巾公諭
之戴民果翕從亡何足菴翁歿於宦邸公扶柩歸汴
服闋改知徽州巡撫陝西都御史鄭公時以更賢育
民上言乃調公乾州路當衝要迎送無虛日公竟以
勞瘁成疾卒於官時年五十四先是朝邑溥濟里民
薛旺殺死薛美逮及呂興同罪公曰因姦殺人惟
人知呂興何預細審之果然由是呂興得釋遂圖公
像舉族奉祀焉成化丁酉歲旱春夏不雨公齋戒禱
於城隍不三日而甘雨降禾乃熟丙申黃河泛漲渾
沒東鄉水至城濠城幾陷沒公設法賑濟築堤捍水
鹹地淤爲沃壤水退民爭之紛紛莫定公親詣畝畝
驗冊分撥強不得以凌弱也公修建朝邑城池學校
壇壝官署倉庾五六百間以漸而成民不知勞其政
略見於去思碑者如此

信陽州知州施君文顯墓表

暨數官署會與正六百間以補而汝另不味榮其
錫撫分對對不昏以委限也公對數時身壯此學外
補此汝為天藥米髮月年之條條莫安公賤請補如
對東際木至壯氣壯幾留對公婚去親齊樂與對水
飲壯對不三日而甘雨對未以療丙申黃河受對
對舉對奉師無對外丁酉歲旱春夏不雨公齋對
入味呂興河對審之果然由是呂興對縣對
若現錄孫藉美對又呂興同罪公曰因孫對人

信陽州知州施君文顯墓表

邵寶

信陽知州施君既卒且葬其子庠生逢原請予表
墓上之石子時在浙藩受其狀而諾之越十有二年
予以侍養歸自戶部始克最公事行之著者載之篇
俾歸刻焉君壯時與匏菴吳公同里閑且同游庠序
日相講習自經學外博極羣書文名竝稱於人公亦
雅重君後屢屈禮部惜君者往往援公為言既而就
選得同知許州人重惜之君在許實與予同官予政
暇輒與辨質所疑君曰此在禮法云何前輩某某嘗
有論云何或所行同異子酌而從事故雖一州之小

有大議出焉於是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方爲藩
及巡撫嘗致君而客禮之相辨質如予蓋君爲貢士
家食且久獲遊先達諸公間故多聞如此弘治初修
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獨以歸君君寓
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
編成論者謂有史體許屬邑臨潁稱狡郟城稱野君
以武御史檄先後掌其事各以俗爲規民漸底訓監
司才之已酉歲京運祿米先定價不足於納郡縣避
嫌莫敢言者君言於巡撫徐公俾給時直民免重費
太康縣民地百餘頃與藩府莊比藩卒據爲莊地

按屬守巡官臨視民負冤至輒集衆以抗
未決君最後承檄往民抗如初君徐諭利害且示無
偏意民喜躍出舊籍民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失地
藩卒無辭徐公患織造絲直爲奸人所漁特檄君往
市于湖州物美而直省其羨歸于公於是清譽曰著
徐公會巡按御史上公狀會信陽缺知州遂自許州
擢信陽壤接湖湘軍民雜居故稱難治先是非進士
若故京朝官不與而君以州貳擢初頗訝之君至召
舞法吏先諭後治令出肅然衛職肆橫成習君處以
禮法不少假借若其同官有隙君復爲分解卒致感

服屯卒占民腴田聞君風悉還之有選人寓平常逆
爪民姚琪者豔其妻謀死而奪之鄰人訟焉君得情
於其幼孤竟抵姚罪君兼通醫學在許嘗蓄藥施民
民病陷危而起者有之在信陽亦然凡此皆吾所謂
事行之著者烏乎君子之於學患無其實苟實有之
則前雖或屈而後不能不伸要之知已有無是繫抑
亦有天道焉如施君者所負不止此而卒此焉止非
天其孰爲之雖然君之名在在浮于爵位人亦不能
抑也固亦天哉君諱文顯字煥伯別號膚菴其先毫
州人南宋時始居蘇之長洲縣國初有教授某者三

漢州知州柴公廣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廣字文博祥符人也少游開封郡學誠實不苟
與朋友約風雨必踐每遇文廟春秋丁祀必易服齋
戒以往年四十四妻溫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
不再娶景泰間應四十以上例貢入太學始仕四川
酆都縣知縣廉介有守遇歲大旱公禱於神曰此令
之不德所致乃省已過理寃獄不三日甘澍霑足先
是邑無城池公嘆曰城池所以衛民也茲役非令得
已於是申請上司役民興工平地則築墻山岡則栽
樹城郭完整是時土民趙鐸嘯聚倡亂勢甚猖獗公

率邑中壯勇之士以身先之遂擒首惡地方底寧於是巡撫都御史汪公巡按御史江公會薦擢漢州知州公之至漢州也修學校建輿梁均賦役政績著聞亡何乃引年乞致仕而鄆都漢州俱立去思碑公既歸築室陳橋集北日誦內典施藥濟人埋枯骨飼幽鳥凡鄉人婚喪不能舉者倡率鄉之仗義者共為津助公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之行乃連名具呈於巡撫都御史海虞徐公恪行縣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於家

俱柴氏
家傳

傳至君父忠娶夏氏生君三歲而夏沒君鞠於祖母潘氏年若干以府學生舉成化乙酉鄉試自丙戌至甲辰會試連不利以經學授徒凡若干年年五十二始官許州八年之信陽又二年乃老年六十二後年七十四以疾卒

其別號也其先山東寧陽縣人有諱繼者國初成
 理途為大理人高太父諱信曾太父諱瑀太父諱大
 經封文林郎父諱堯獻以正德丙子舉人歷墊江



公之至漢州也修學於之與梁均賦役政績著聞
何乃引年乞致仕而歸
州俱立去思碑公既
歸梁家陳橋集北日誦
樂齊人距枯骨劍
士十四以燕卒

故官指州人年七計
又二年以法年六十二
計年甲氣會結駝不
休以避學於共苦干
年正十二奮刃爭苦
干以稱學坐舉為升
了西濼篇自丙寅
至吾父出嬰夏刃主
昏三歲而夏六歲
詳伏師

知州吳君懋墓志銘

李元陽

嘉靖甲子十二月四日順慶府通判陞階州知州高
河吳君卒於順慶官舍貧不能歸自撫按藩臬而下
皆悼惜之賻之又遣官護之郡士民執紼十餘里民
有願畀輦長送至家者君姓吳氏名懋字德懋高河
其別號也其先山東寧陽縣人有諱驥者國初成大
理遂為大理人高大父諱信曾大父諱瑀大父諱大
經封文林郎父諱堯獻以正德丙子舉人歷墊江通
山知縣有詩名母熊安人丁丑年八月二十八日生
吳氏自封君而上世以忠厚孚於鄉及君考中式人

以爲忠厚之報嘉靖庚子君亦中式閭里相勸曰盍效吳家君弱冠能爲古文辭藻思逸發前輩以陸機目之兼工篆籀行草成都楊升菴脩撰謫居與君甚善徵君作寫韻樓等賦自以爲不及君旣三試禮部不偶迺就銓除得今官到任甫一月會蜀中采木至是檄君董解人謂君初任不省茲役有重大干係皆私爲君危之君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命也遂受檄而行他郡同事之官機械百出巧於取利或以勸君君曰貧富非人所能也命也遂不顧而去旣而如京師諸同事者多失事繫獄君獨無失得竣事而還以所存銀數百金還官帑上官異之屬郡缺守君攝守

凡一切利害應罷行者無不悉心力而爲之未嘗以攝署自苟而郡中望君亦如真守然是以君雖佐郡而專理退日爲多惠澤及民亦與日積聲聞加于上下他州咸有借寇之願于是委署雅州又署廣安州所至以廉惠稱撫按交薦于朝甲子陞階州知州君曰體力漸衰豈宜久役乃疏謁上官求致其事弗許益埤以政晝則讞合省之獄夜則校合試之文而諸司乞詩乞文以卷冊交投者盈案蔽床時方七月揮汗應酬裹以章服容退輒拈筆作字卷冊旣稀君之

鬚髮盡白皤然非復舊人輿疾回郡已伏枕不支矣
病且革家人亟召寫真君取筆自題其像曰爾貌蒼
然爾口吶然履仁義如坦途付死生于適然噴潭之
水湛然月之光皎然非無非有打破鴻濛混
沌天置筆而瞑時年五十初君中歲學仙知其難成
乃閱佛書從余游於禪衲之間一日告余曰禪卽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將非孔顏樂處耶心齋坐忘墮體
黜聰乃其法也自是嘗默坐終日時有洒然自得之
趣時已絕意仕進後爲友人所強踟躕久之乃去嗚
呼孰謂君去我而竟不歸也郭南執手之別乃爲永

訣期耶嗚呼痛哉君平生以不欺自命交游間咸謂
君無一妄語蓋天質之美其生而成者乎至其爲詩
辭當在國初高楊張徐之間所著有南霞集行劔子
乘槎稿葉榆檀林志行于世屬續之際有文章如牛
股女子不知收藏以裹裝載漫漶不可復尋矣君嘗
曰世人托文字以不朽愚意不然當別有不朽者在
由此觀之君固不賴此而存矣

由山賸之昔固不諫也而許矣非無有打破鴻濛之
 曰世人其文字以不林愚意不然當限亦不林香珠
 洲文字不味外燕以葉葉輝對與不西對華矣其嘗
 乘對蘇葉餘盤林志許于世風變之烈亦文章以中
 翰當五園何高對葉斜之間視昔亦南更矣許險于
 蘇無一矣語蓋天質之美其主而為者亦至其善持
 為賦源書和蘇詩許平主以不其自命交前國賦

知縣贈少卿孫公璽墓表

崔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
 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
 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
 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
 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
 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
 嚴順曰城必不可守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
 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几曰敢言
 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力令士賈輿隸人持之

文
 卷之九十四
 三

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小甲統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賊悉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礮不

破腦而死已而順奔城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斃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爲國子生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伎心慘于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

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域桃源盜
 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
 勇長吏習於奔初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
 知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
 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聞上蔡令霍恩西
 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
 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
 於素節墜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
 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今諸城
 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璉弟珂從子太
 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鳳翔令王君命墓志銘

余繼登

王君諱命字欽甫別號鶴程真定饒陽人嘉靖甲子
 與予同舉于鄉然而未識也萬曆丁丑予讀中秘書
 始識君于長安見君壯懷慷慨有烈丈夫之風焉明
 年君求予次女為子婦予以地里遼遠未應而同年
 劉君兩峯葦閔說百端至卧予寓所要之不得已許
 其許自是會君愈數愈悉其為人君負氣自豪意不
 可一世予謂君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時
 舉禮自卑尊人之道砥君君始不謂然而後乃折服
 也君善飲飲如長鯨之吸川大白數十可立盡予謂

君爛腸之藥胡可常也久之而君亦不復雄飲矣君家裕而自奉簡亦恠不以施人予謂君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行道有福君深有味于予言漸損貲以周其鄉人若君者可與並爲仁者也丙戌春予女歸君之子王生亮芳未幾君遣生來予宦舍從學于貞復楊先生生聰明沉靜日兀坐一室讀書之外無所嗜好予笑謂君此千里駒也當不至如君久淹公車矣戊子生入爲博士弟子踰年君繼配李孺人卒娶趙氏女爲妾趙慧而善媚旣盡君遂恃寵無忌間竊君所藏金賂諸臧獲旣久而中外臧獲無非爲趙者

生懼傷君意不敢以告但乘間言古云朽木不可爲柱卑人不可爲主父何不立繼也君領之旋以語趙趙大恚恨始厚賂諸臧獲爲魘鎮符不效則市毒置食中以毒生與予子女食少但病卧得不死生食多病遂甚不能言然猶能于牀褥間頓首指口求飲趙禁不與遂死趙喜得計益以厚賂潛納他人彌月子爲子君弟順菴君爲君備道其事而君不悟也比趙死前事悉露檢視藏金悉歸烏有蓋君始悟而悔恨無及矣先是君舉三孫皆相繼夭至是遂無嗣君才高旣不售亦無意仕進會有言惟積德可以育子

虞後錄 卷之九十四
惟仕宦可以積德者君欣然投牒銓曹除鳳翔令因
搜其家餘金橐而之官比履任一主于節愛盡減諸
供應不以煩民直指行部至僅具廩餼且自言邑居
貧甚令不能加賦以飾廚傳令當罷去直指大駭既
而廉君治狀語諸守巡曰今古人吾儕當共調護之
俾行其志君以此益展意自信邑之驛騎每爲往來
者所倍取或倍索其直折辱之君乃置籍于座右按
牒而給竟無敢多索一馬者歲所省凡若干金郡邑
歲時公宴舊皆倚辦里甲猾胥因而乾沒其中君省
見年諸役悉令歸農而計費授直平市之民所省復

若干金公用器具一切出入司之者不敢問時苦賠
累君白于守自掌其籍計籍以出計籍以入終歲不
損一物所省復若干金而站糧之新派丁力之加派
者悉從豁除矣兩造具君但判其曲直不科贖緩薪
俸所入別貯之日詢民之耕不能具牛種織不能具
機杵者貧不能婚嫁者逋官租久繫不能償者咸以
多寡周給之俾各安其生業邑有尼以妖淫敗俗君
爲逐之出境而詢問風俗表揚貞節禮敬士夫作新
學校以端導民之路邑之審編舊必浹月旣竣而告
者紛紜以爲常君裹糧躬歷諸郊隨民所聚以次審

之八日而畢民不費一錢無不懽然服其公者郡東
雍水所注每慕漲行旅阻絕君出橐中金辦材鳩工
旦暮往督之未兩月而石梁成詳見剏橋碑中大都
君視民如子稍有痛癢卽思爲爬搔之撫摩之視官
事如家事靡利弗興靡害弗除薄于爲身而勞于爲
民苦于厚下而儉于奉上蓋三載如一日關以西語
循良者必舉君爲高第戊戌入計卽騎乘皆自其家
備之蕭然僕隸數人而已旣而鐫君秩一等陝之藩
臬上人皆錯愕從役爲之號泣予詣君問故君曰吾
不能善事上官負罪實多大人長者時或見原獨恤

刑使者移檄治衣費可五十餘金吾妄意使者奉命
恤民非以剝民也未有以應不意其不大人長者也
今牒具在疏言于朝當與兩敗矣然寧人傷我吾無
傷人吾實以拮据病困緣是得歸幸矣予聞而喜曰
君心如是當有佳兒君旣歸竟不能遣諸曾中意忽
忽不樂疾遂作予聞遺書慰君曰君勿以功名鬱伊
夫利澤及人之謂功聲聞長世之謂名此兩者君已
得之于鳳民無庸介介也比書至而疾已篤至八月
六日遂卒距其生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六耳傷哉
予聞君家食時滹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民皇皇無以爲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君聞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爲災或以問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憐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又君治鳳時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君祈君拯救君卽爲文率衆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鳳士民爲圖頌之君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症藥已之旣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嗟乎精能感神而不免惑于一婦誠至格昆蟲而不能稱過使客豈非命耶君父文學舉嘉靖庚子鄉薦今延津有惠政民至今尸祝之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昆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鬱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密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崑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支離藁渭城寐語奎二子璧字孝連箕字孝揚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間關數千里迎其柩

歸箕舉秀才試廣西僉事終太平府推官

訓導蕭先生岐行述

周是修

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尙仁正固則其所顏于齋而門人因以私謚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誅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誅之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功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治園亭池墅自娛父方平以書記死于文天祥厓山寨先生生泰定乙

丑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爲文誓不失先業甫成童以書經有聲場屋既不偶於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卽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敦睦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怠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人也翰林楊公吟窓竒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

重老者中帝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闕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恃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諭道不倦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之屨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孝愛

虞後錄 卷之九十四
客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珍味不一舉筋諸生承意輒
臺餽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備物致養及
釵釧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
九十而卒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
少忽於禮衰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
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
虜於寇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
里羅氏伯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
家焉國朝廓清大興文治旁求俊乂悉會京師於是
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魯曰蕭氏一門唯

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
則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
就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
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
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旣生爲丈夫子何可無
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
應焉旣至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
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
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
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

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
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
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
之刃而授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上嘉納錫宴右角
門明且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
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
道明日 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
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
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
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乃有陝

西平涼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
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
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所施率
就雅飭蓋其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
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
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
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
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
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
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

虞行金 卷之九十四
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義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襪
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于近里
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
犯條例 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
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
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
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
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
十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

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儵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爲臨洮百戶何遇壻
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
且哭且慶遂獲送南焉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
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
文公家禮蓋率先生之庭訓也所著述累千百篇初
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
有鄂渚藁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
人片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
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

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爲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一有不經輒舐排攘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稟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証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之知先生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及

之德相與卽先生之名齋而私謚爲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間關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乎況於易簣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斯亦足以知人

文取五大水則非味幾欲天香

以斯世好善足以垂德於世又何必乎此也長資
豈非天若然哉言足以與用餘林足以為國蕃滋且
辨以存傳其祖立豈不漳漳矣乎而卒不辨發其志
文學以成於世有斯善以堪載奇對命直矣其之烈
和武主開關聖器以存其主辛難來繼以烈于後亦
文部亦與明武主之存濟而味益然五國武主三

灑亭徐先生聰墓志銘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鄆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灑上於是
稱灑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脩以廉孝聞春
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薄間
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
笋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
幕之雀避舍之蛟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
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為諸生攻文文文
又弗第也乃以貢為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
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

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
向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爲兀兀之腐夫訓導
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
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邃其思抑
揚以慮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
而變已翁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
行矣於是搆齋植竹峩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
乾州學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
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饑錢叅
政者出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

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饑婦有
剝齒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
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齒乎非情也夫剝齒救斃耳
而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
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
我侵田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
子謂我兀兀腐夫邪其亭瀝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
說先王顧益篤卽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
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
度瀝矣於是又獲知瀝亭先生云而瀝上人蓋至今

